

塵外遐舉
牋

弦雪居重訂遵生八牋卷之十九

塵外退舉牋

景陵鍾

高子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指遁世無
 不得志於兼濟。當堅貞以全吾形。保其餘年。而林阜自足。邁德弘道。而不
 經以類沽名。冀器焉。心將安所用哉。故余生平。景仰峻德。高風神交。心與
 隱。凡百人焉。意取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去危以圖其安。或曲避以守其道。或
 喧或審時。歛跡。大或輕天下而細萬物。小或安苦節而甘賤貧。扇箕山之風。
 鼓洪崖之志。侃侃高論。風教後人者。咸錄以尚友千古。俾後之隱草莽者。當知甘心
 不可使靡焉同俗。杖履山水。歌咏琴書。放浪形骸。狎玩魚鳥。出雖局於一
 心無所營。而神清氣朗。物無容擾。而志逸身閒。養壽怡生。道豈外是。余錄
 披衣。余錄雖始自披衣。如高士傳名次。其中增損更多。悉從諸史并雜集東選。參入。
 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
 大悅行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
 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問道焉。齧缺曰。汝知物之所司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
 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
 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援猴然乎哉。
 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鵲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援獾狙
 以為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
 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樊然

穀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拔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簪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壺嶺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

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入深山不知其處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之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往五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為五霸之長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遂卜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猶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風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立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藉於蒙山之陽。堯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銖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以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感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行歌乎。林曰。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啟期

榮啟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時。荷蕢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磬磬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轡者為誰。子路曰。是孔子。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之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為衣食。飽

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甌，妻戴絀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如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緼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聽其言之過也。」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為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愕然，慚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列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遊，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遊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為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固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於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以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言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始引吾並席而坐。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人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中筭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甯無為留骨而貴乎？甯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甯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粟，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為將。唯干木守道不仁，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思。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莫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飲水，汲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饑。之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舂。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息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為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為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飲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為。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

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為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許愕然欲歐之為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又後五日早會良鷄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皆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披鏡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吾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劉麟之

晉劉麟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先臨宜先諸家君冲聞大
媿乃造其父麟之被短褐與冲語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疏菜供賓冲命斲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
野人之意也冲請麟之為長史固辭

江上漁父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奔吳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值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
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一笑刺舟而去

安兵望之

望之少恬靜不求仕進號安丘丈人成帝欲見不得以其道德深重常師事焉望之不以見重為高日愈
損退為巫醫于民間著老子章句

胡宿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慤出於自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語後
進曰富貴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己俟命毋為造物所嗤

朱桃椎

朱桃椎成都人淡薄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蒼士屨也以米茗置其處易之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菽儋石無儲與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氏也謂康伯曰汝掌銓衡必
舉此輩後為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片一畝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劉氏齋
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之於湖

杜林

杜林字伯山博治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字買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

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管寧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棄書遽往觀之寧恥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擲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畏藏光喜邀養浩魏明帝安車蒲輪東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蓀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趙抃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為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初任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及其再任屏去琴鶴止有蒼頭執事公平生曰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若不可告者不敢為也元豐初告老退居于橧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之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隱居不仕母病篤詣洛市藥會上巳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賈克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俛而不答克曰卿能作鄉土地聞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為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克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克悵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元德秀

德秀號魯山房瑄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天下高其行緇帙滿架柴車而行卒惟枕履簞瓢而已生六十未嘗見女色焉

裴休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熟晝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餽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

啖肉後何以繼

裴坦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持去曰殃我家矣

顏含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裴萬頃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范式

范式字巨卿。張勛字元伯。二人相友善。勛卒。式夢勛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某時死矣。子能為我一及於葬乎。式即馳赴。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塋。樞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哭哭而前。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郭延卿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游。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小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姓。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曰所見之人。亦無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花下。小酌。於是。以陶尊果。敍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

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曰。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順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輩登車茫然自失。胡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也。嘆息累日不止。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脩德。隱於所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能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慙去其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從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遊說。下厲刑果。以悔慙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所。所人立祠。號曰所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即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眾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於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娣。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為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眾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遊去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於太原。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惟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楊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脩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為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斂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鎖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眾莫知其誰也。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而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不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於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迹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立繡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後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厯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為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會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所燒者。問所失去。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及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隣家耆老見鴻。非庸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家。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乃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縠。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四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